

性理大全

通書

西銘

卷二之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一

國朝由 兩續圖 天德堂 宋德堂 齊亞案 書錄 宋德堂 宋德堂

兩程得孔孟

傳之正統

書因可槩

其吟風弄

之極

易通與太極
圖相表裏

把篇道體之

精微

派起俗學之

早服

論經世之具

宏綱大用非

亦漢諸儒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

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

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

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性理大全 卷二

二百廿九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

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

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

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爾甚或不能

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

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性理大全

卷二

二

三〇五十二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

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

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
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
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

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
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入性上事○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流行一箇流行本
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行
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
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
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注

性理大全

卷二

三

聖賢

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圖之陽動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圖之陰靜如何勉
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
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
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
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言
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
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
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
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
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秋
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
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
許多

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線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以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成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性理大全

卷二

四

五百四十一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

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章與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

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

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為人物焉金木水火土變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果陽時自有

多少水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善謂生育之功

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信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陰一陽之則畫陽而空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

日言之則畫陽而空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

陰一陽之謂道

一箇物裏有一箇天
一箇天裏有一箇物
一箇人在一箇物裏

性理大全

卷二

五

七〇九

除自古至今恁地來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寬向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入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入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其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入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爲物之骨

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爲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爲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爲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爲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言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

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化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

性理大全

卷二

六

六十四

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于地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會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

性理大全

卷一

濂溪伊川說復字不同

一說道理只一般

大極圖要有通復二字尤

濂溪要

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
 理若耍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則隱須有
 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
 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
 更無說處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
 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
 不是道有元之時有先後元亨利貞者始而亨
 是在出夫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
 子言元專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
 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
 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
 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
 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
 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
 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
 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
 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
 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
 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每
 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林泉

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月須當時復將
 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
 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
 箇故將去元亨利貞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
 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註下
 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
 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
 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如濂溪與伊川說復字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如濂溪與伊川說復字
 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元利貞誠之復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
 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
 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
 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
 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復
 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

天命之大曰天是元亨利貞此四者統氣也
 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
 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
 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
 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
 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
 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
 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
 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
 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
 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
 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
 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
 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
 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
 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
 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
 性理大全 卷二 五十九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
 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
 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
 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
 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
 一主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
 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曰
 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
 其變物事都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

性理大全

卷一

九

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
 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
 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
 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
 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
 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
 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
 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
 元以下戒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
 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
 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
 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
 替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
 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
 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
 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
 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
 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

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
 物亨一箇性命去如相成相橋成橋箇箇都實
 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
 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
 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
 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
 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
 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
 便是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
 成之者看來纔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
 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
 使也恐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

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精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禮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莊至老自始至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

然

性理大全

卷一

十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

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

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日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

早○某近看中庸鬼神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其形迹

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靜無動有
至正明達

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
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過之而不可得
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
方其才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
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
以見之○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之來應接
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
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周流行者爲已
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豈
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豈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
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
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
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
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
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
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
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性理大全 卷二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
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
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
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
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
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矣

此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
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
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
也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

雖向邊去聖人如不看此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果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

性理大全

卷二

十二

四〇八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間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

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自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効之甚速而

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

章言思誠者

人之道也

誠無爲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

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

性理大全

卷一

十三

三

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旣誠而無爲則恐未自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天然道理開
裂在這裏

濼水火十

古聖賢戰戰
兢兢過了一
生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

處字儘有警

發人處

精粗隱顯一

時穿透

是舜孔子似

是此事

了夫平本心之體

性理大全

卷一

以聖賢說戒慎乎其心
 又說慎其獨都是要誠這處
 大是親切○濂溪說得的當
 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是
 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此寸故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
 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
 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
 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
 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
 亦已萌天理便是道人心欲便
 ○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
 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
 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
 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
 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
 後



齊簡庶孽

李王正宗

獨去宗筆

凡心之發出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皆
 宗尊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
 幹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
 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
 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
 欲之流行所謂惡也苟辨之固而有蓋吝寓也非
 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固而有蓋吝寓也非
 客或乘其所發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
 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
 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
 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
 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
 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全則此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則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大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為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如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馬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主動便善極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

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

性理大全

卷一

十五

五十五

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提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入誠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處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

聖賢只學道
好句收

活計盡

子活計盡

卷之二

性馬安馬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

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

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

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是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

性此理而安馬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性理大全

卷二

十六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

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馬安馬。復馬執馬。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

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可見也。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

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窮而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馬安馬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

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

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

發微充周謂神
聖人妙用不可窮

余是在人
屍
字統所到
聖道言

性理大全 卷一

十七

然則把謂謂口箇字來讀他便是誠是用誠幾尺
 用仁義禮智信是體發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尺
 是德學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
 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
 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
 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
 怠地辛苦執則是流出誠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
 是源頭底充是流出誠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
 充也周固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
 ○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
 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
 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
 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
 之無聖賢眾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眾
 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
 而不言眾入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賢
 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合賢人也曰
 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
 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
 愛宜理通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

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
 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
 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
 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精狎也性體也此
 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既言性體隱
 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
 端則如水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
 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
 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
 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
 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
 喚做不足不得負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晚會耳
 ○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
 字自是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
 人也

聖第四

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

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

資始誠之源也須如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

上更有寂然不動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

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

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

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

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

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

幾難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備皆是

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

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

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在人識之

爾○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

頭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動靜體用之

實理發見之

間

石之

短一

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

誠曰聖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

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羸疎周

子論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

德有熟而不
力之意

動而正曰道

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發通者神也
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
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
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
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
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
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
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
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
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二

十九

四石至九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
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力之意○問動
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
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
道德題目却難道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
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
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
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云匪仁
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

君若
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君子慎動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

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

○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

子夜氣平旦之氣曰書所為相似○節齋蔡氏

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

和即後所謂中庸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性理大全

卷之三

二十

三五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君子慎動

性理大全

守之貴

行之利

廓之配天地

易簡難知

言為之則是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未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者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一

六十四年

須先克治氣稟偏處

及之則天地之性存
說性須兼氣質方備

天地間只有箇道理

者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誠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地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因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來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說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是清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屬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清濁不同

性理

卷二

則清以汚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質
 豈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
 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
 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
 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則金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
 性有善惡也○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
 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
 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
 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
 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
 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
 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此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
 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
 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
 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象一段所以起後世
 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
 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
 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
 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
 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
 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
 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
 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
 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
 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
 有一等極愚物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
 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
 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
 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
 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

則一雖下愚心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
倍其工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
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正為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
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汙之則
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汙之則不能不
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
惡者其後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
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
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
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
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
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
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
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性理大全 卷二

三十三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
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
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
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袞來袞去便
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
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
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剛為嚴
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須如此別方可
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末之○自暴
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
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性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九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識得此理則周子之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者天下之正道中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

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所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事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性理大全

卷二

十四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然是氣象不同人之為善即是變化那氣象本來便善即是變化如氣象

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
 向希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
 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
 善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
 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懼行之不
 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初意如子路者可謂
 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
 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功處也○所喻氣質過
 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
 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曰用之間屢省而痛
 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
 他人之所不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巖孫曰張
 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
 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性理大全

卷二

二十五

五百四十五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

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

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

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

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

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

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

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言凶也今先生
 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其兩端如此弱
 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
 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任其
 理也

師道立則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

性理大全

卷二

二十五

五百四十五

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大陽太陰以陽少陰少
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各有一陰一
陽是分爲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
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
二四中添一上爲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
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爲水火木
金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
分爲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
不可如漢儒解十二辟卦
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

性理大全 卷二

二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

不幸爲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
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
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
聞過而改故耻爲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

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無耻不幸爲
尤大

兩句只是一
項事

無思而無不
通爲聖人

通子通得此

設不見生子

設生子思

思者聖功之

君子見幾而

知幾其神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
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
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
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
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
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
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
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
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

性理大全

卷二

二十七

思子

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
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與易一句者
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
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
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
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
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
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

性理大全

卷二

二十九

六百五十三

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曾次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後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此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呼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理會夫○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道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壽者經世齊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就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為學便是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願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此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但
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

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特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聖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方。消。底氣。

性理大全

卷二

三十

四百〇七

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入道之立。數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聖人仁育義正
的民
聖德化而萬
人化

感氣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色謂之純也。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性理大全卷二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卽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

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

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曾中
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故開一路欲其和
樂也然欲曾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
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
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
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
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
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
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
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
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如肆
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

性理大全

卷二

三十一

六

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
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
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
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
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
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
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
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曰皆禮
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
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
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
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
者分開了○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
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
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所以相親相睦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
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
序列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

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人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則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君子世德循

君子務實勝

君子日休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

憂。

君子世德循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性理大全卷二

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三十三

三十八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

有善不及則

君子世德循

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
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

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

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

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性理大全卷二

三十四 三〇八

過雖聖賢不能無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

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
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

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
 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
 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的造化否曰神者即此
 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之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
 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
 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
 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
 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
 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
 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
 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
 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次

性理大全

卷二

三五

六十二

只是失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
 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
 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
 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
 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
 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
 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
 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
 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
 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
 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其體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
 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極復動此自有
 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
 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
 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晝間神不與之
 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
 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
 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

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寧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惟理大全

卷二

三十六

四十四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

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

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

五而

萬也。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

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

立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大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今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自五行而屬乎造化，自五行而屬乎造化，自五行而屬乎造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疑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性理大全 卷二 三十一 四百七十六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青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闐闐風。

北方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性理大全

卷二

三十八

三百六十六

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章所見各異。

亂發公序

其言賜其

人作樂旋

其氣感太

和即萬

時聖氣

八人交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

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

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

性理

卷二

二十九

三十五

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所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抵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重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人

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

聖學第二十

疑矣

聖王為政以寬為本
如古樂以和為主
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

風移俗易
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為儀四

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

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

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

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雅去庶

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

性理大全卷二 四十一 五十六

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

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

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

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

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

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

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

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

靜虛知靜虛

止水

公溥

明通

通公為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

明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然他說

問明通公濟燕矣乎舊見劉砥所記先字語以

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白

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宜春夏

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

公配金義利溥配木智貞想是他記錯了

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是在入言之則明

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

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

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樣

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

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純一不雜之謂也

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汗了他但看

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

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

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

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纔識得

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又纔有所

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

冰上打一動相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

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

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

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徧曲路徑纔虛便明則

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

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

字嘗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

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

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

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于細體認虛者

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體而發外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

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

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比溪陳氏曰一

者是未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

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

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全體之體無欲者

由中道而出
無一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然
由中道而出
陽之情也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許億不信為明者發

明與疑正相南北偏物
新安吳勉學重校

生理大全書卷之二

卷二

四二

六十一

新安吳勉學重校

由中道而出
無一物之累於己
由中道而出
無一物之累於己
由中道而出
無一物之累於己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一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朱明則無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

性理

大全

卷三

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囂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

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近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

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

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生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一本則一。是萬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性理大全卷三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被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論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

性理大全

卷三

二

科舉生

卷三

性理

入正

高川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
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何
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
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
于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
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
一分殊處○問五殊一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曰五二一
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
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
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
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
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為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性理大全

卷三

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
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之安令尋仲尼顏子樂也

天地間至貴
至愛可求
見人心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
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
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
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
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
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
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
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
理流行動靜語默用刑之間無作天理習中廓
然其心一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
底道此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
須是窮其萬理要極微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
放在萬物中一刻看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
地間並無空礙處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樂
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首窮到底至纖至悉
十分透徹無不盡蓋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

性理大全

卷三

四

曾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曾中自有樂地雖
貧實不必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
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
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
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
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
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
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
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
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
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家身所樂何事
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問○聖
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
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
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
且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
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

顏子之樂
浩然之氣

性理

大全

卷三

五

七

言

言

言

言

苦楚自恣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
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
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
以說此事却似莽蕩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
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
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
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
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
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
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
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
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問周
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
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
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

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
二非所以為籠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
子之樂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箏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
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
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
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
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冒說
不會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
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
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
知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
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
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

者並進
乃類了之

了全然不

了學若

了不可

了

了

了

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日是當
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
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
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
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
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
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
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
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
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開其功雖曰談顏子之
樂而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
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
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
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性理大全 卷三

六 五百六十二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
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
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
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
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
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
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
已便是尺度量度便是己顏子
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
大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侈出也其丁寧之意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臨理大全卷三

七

二頁六注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行過則
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
此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顛商是前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則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日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其業日大其勢已重又趨之其勢愈重也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及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汴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之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性理大全卷三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

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輻車橫木縛輓以駕牛者

賢者得以擊而七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輻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性理大全卷二

九

三百五十九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

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

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

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言也凡爲文不專意

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

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立孔門無一事不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飾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知聖人亦擅發習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文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空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惟理大全

卷三

十

五百五十二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以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人之教必其可

學道不徒為言

可見聖人一動一靜，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之哉？孔子之道，譬如日月之明，猶患門人未盡其蘊，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蘊，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萬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晚馬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性理 卷二

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符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可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耳。然於聖人言深

一洞天
小尼築迹
顏子微有迹

夫子之道如
人
顏子發見天
一真息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言首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大之蘊因
以發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大之蘊因
以發

性理大全 卷三

七

四百七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蘊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在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裁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鬼神之神

文字之

理之

理之

君子乾乾不

用其善

之大莫

三卦合而書

諸侯出臣欲其君子試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
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
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
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
聖人本意底如彖辭又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
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
精微也蘊謂
德所蓄藏者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
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
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
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
也

性理大全卷三

卷三

十三

四百九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
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
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
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
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
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
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體第一句若要不白

著去忿怒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
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
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
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
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
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
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
分是了遷而統敘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
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
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
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
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
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
填壑○遷善當如風之
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言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性理大全卷二

一四 五百〇三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
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
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究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治天下有本
而天下有則

本善則
誠心和親

難而天下

觀身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性理。大全卷三。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燥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萌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惟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大女子陰柔之性無不妬忌而險說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止而刑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觀身

觀身

門內尚恩易

下操義

卷三

十五

四百六十六

妄復則無妄
無妄則誠

天子以茂對
萬物

天子以道
萬貴

常泰無不足
庶視金玉

如聖在火坑
中不恐見

八耳存心

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正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為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性理大全卷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足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恐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

陋也。

色澤盡天下
之理
無用養廉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聖
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根陶治
之器一不制則生入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
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紛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謂動多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
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反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
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
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
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
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
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
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
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
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

性理大全卷之二

五十五

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
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
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
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
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
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
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
孫曰此章當與
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
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圓動... 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馬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未然而勿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

性理大全卷之三

十八 三音注

乎其間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

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

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法天
聖人以政養
萬民

聖人得刑以

聖人真與天
地同德
夫然不易之
理

中正明達

二者自有先後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性理大全

卷三

十九

三百七十八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本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决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决彼之所行。

如筮者叩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姪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

五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决之汨而亂則不决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

意矣

啓蒙學者之事始之之貴也及成德之事終之
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
可見主靜之貴○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體物視非謂耳
無所聞自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
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
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於其所當止
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
如人若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
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
止其所止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
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
也曰止便是自作爲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
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卽
是道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耆家集灑溪在吾
州豈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通易說者今其書獨
說寄之二說當卽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
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
性理大全 卷三
散逸者多矣豈
不可惜也哉

性理

大全

卷三

五十四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八志

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生震子發

陳搏以太極圖傳神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神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又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貫天下之道也猶徂公之罔衆徂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

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

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旣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

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

其大者如蒲

鞞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

履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爲水醫

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諤而蒲礪又云翰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職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者此之類今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皆削去

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

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

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

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掌遊春陵者

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

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

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鄉粵為熹言嘗至

性理大全卷三十一

其處溪之原委自為江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

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

之名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

之者如蒲礪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

退而數日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

和毅一府盡頷之語蒲礪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

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

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

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足說之傳固有端

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

其秘堂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

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
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
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鍍板學官
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此字述三五

道

百十五百士

陰陽之法

孔子不斬

其於易在孔

道之精

孔子之學高

其於易其淵

孔子之學于

孔子之學人

之學

性理

卷三

二十四

六百四十九

通書近世道
學之原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
隋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
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
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
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
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
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
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
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
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脩
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問通書便可以止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

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
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
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
却公子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
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
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
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撰曰他病
痛多○河圖出而入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
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
首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與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
之有理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
人情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
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
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其言不纖
乎日用之間幽深乎陰陽五行之闢而其言不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
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條斯理者而其

應慶堂下而

性理大全

卷三

七十五

七

吾身自有大
吾心即元
周子之功
周子吐辭為
性
君子追事周
子
追事孔

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
 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
 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簡已治人之要
 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
 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
 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
 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
 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
 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
 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書皆足解太
 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
 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鄙說一
 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
 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說其嘗著通書而用意
 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
 可道哉○西山真氏曰自易諸論降衷詩人賦
 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
 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
 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記言而
 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
 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
 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
 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
 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
 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
 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
 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
 字不服膺焉耳蓋瀛瀛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
 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姤
 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
 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
 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精畫以示二
 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
 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
 說燭也說見司馬溫公詩本記開一篤實長

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為周子與胡文定公同
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
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
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一而二
書與語孟
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
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性理大全 卷三

二五

四百廿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
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
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
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
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
欲之類若是就而欲食渴而欲飲則
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
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
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
用養

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子元不識
誠明道

聖賢非性生
必養心而卒
養心存乎人

養心莫善乎
誠
荀子元不識

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

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

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七

三五

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

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

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

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

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

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

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

於此九月
有吾與點之
意

自謂已無此
好

兒孫不賢有
苦心

意而早不除
自自家意思

一幾子厚觀
了屋亦謂如
此

天地位安在何
處

康節極論其
理

平心唯茂叔
論此

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
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
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
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
節做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今五行
順施剛柔雜糅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今偏駁其宜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八 一百四十四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
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所好行

字

得五行之粹

者爲人

情爲性
約情合中
力行求至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
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
篤學之道也

天所賦

一理

人須復其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性理大全

卷三

二十九

五十六



伊川先生作性理大全書曰天地儲精得之粹者為人其本也其氣清則性善也其氣濁則性惡也性善則仁義禮智信形數生矣外物滲汙則微學重茲

須要復其初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掌於學堂雙關左書氏愚右書訂訖伊川先生曰是落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深廣峻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玩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以西銘示言者及復玩味而有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散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敵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性理大全

卷四

一

五月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此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此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生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天地之所

徐中處

萬物同

君子見

西銘推事

之心以事天

天禮亦我之

父母

物共以為

仁人事親如

天仁人事天

如親西銘妙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屬聲言
 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
 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
 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
 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
 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
 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
 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乾坤都無干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始為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
 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
 破壞其所有也○其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
 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
 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
 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誦論以
 性理大全 卷四 四
 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
 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
 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
 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
 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無
 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
 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
 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
 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
 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
 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
 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
 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這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刀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鍵。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用起疑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應爲天地之志。天地安

危用者
然之氣

與我相
通

下血脉寬

張氏

性理大全 卷四

三

三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吾向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人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只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入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足。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與天何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給。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性理大全

卷四

四

五百四十八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

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

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

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

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

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

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
 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
 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
 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
 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
 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

性理大全卷四

五

五

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
 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氏巖孫曰程子云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此理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例看大小大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性理大全

卷四

六

四百三十五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

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

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

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因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張這

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大君親身人

聖人與天地合德

兄弟秀出也

均取聖至張一等人

地考

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者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遷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性理大全 卷四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

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

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古如
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
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
用在我如子之迷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在
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
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
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知
之謂道○如知得天地便生知得天地便死知
得天地便消知得天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
志隨他天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
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
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
與做天地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
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
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
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
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

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
而君子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孝經 卷二 四十七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亨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性理大全

卷四

九

四卷十四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其事天顛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頴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日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惟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所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流皆昭父於

賢居也

賢之底據賢

存實

君子之身之

則尚一事之

注

則會曾孝行

會子至孝如

鹿有失

厚生玉成

王女子成

君子之專天

入當如欲

人當如愛

人之生

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牛之

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牛之

勝贊化育也故曰功中生待烹順受而胞故曰

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

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

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沈恐未盡

信然彼所事者人也入則有妾故有陷邪西銘大

此所事者天也入豈有妾而又黃叢孫曰履

率借彼以明此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

霜霰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

縮水荷而衣承萍花而食清朝復霜自傷無罪

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何而死家語曰曾參

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

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

奇乃亡走山林號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

有一談○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

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

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建大杖以擊其背

會子介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

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

性理大全卷四

十一 五百九十一

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

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備備古凶之來，皆由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德，而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而不志也。天之憂戚我者，非死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性理大全 卷四

十一

四百八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翁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西銘合巽反

同

西銘意

西銘

西銘一貫

西銘一貫

西銘大指

物于施

第二書

此意

音不盡

有餘

楊用此

西銘大指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性理大全

卷四

十一

三百七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喜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

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

性理大全

卷之四

十三

六

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刺言之。先生才一觀便爲人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暇，私勝而夫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力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經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齋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為兼愛者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敏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則墨氏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

二者其失雖殊

其得罪於聖人則均

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

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

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

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

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

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

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

得其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不異乎禽獸者

以是而已若天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

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動物本同源則一雖

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

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

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

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

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

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

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

禮記

止知其
木其此理

二句言理之
本然

下工夫推尋

是天聖流

自然文

包括人

性理大全 卷之四

十五

七十一

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
 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
 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
 上用着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
 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
 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此正
 殊哉若於此不透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
 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天道
 一之陰陽立地之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
 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
 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
 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
 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
 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
 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
 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無以見其為
 得仁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
 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
 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
 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
 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
 發時看合內外為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
 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
 散殊鎔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
 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
 而言因此端縮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
 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
 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
 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
 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
 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
 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
 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不凡是義

愛中有許多等差

江河池沼是

義

仁之主之

堂有山房

留在後包成

一箇道理

一解未嘗元

此解以廣其傳

朱學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

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

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

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

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

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

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

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是有許多分別

問龜山說知其理便是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

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

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

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

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

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

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

謂性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

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

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六 五十三

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

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

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子不是要仁使

時義却留在後面少辭放出來使其實只

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

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

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

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此地位自
別事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
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
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
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高
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
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口用酬酢無往而
非此理更有何事
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性理大全

卷之四

十七

四百九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覺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會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性理大全

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會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割

性理大全

卷四

二千

七

西銘言理一處其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
 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
 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
 一箇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
 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他則是二箇曰混然中處則便
 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
 箇乾坤○問西銘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
 中問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
 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
 分殊渙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造化則善
 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
 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
 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也以天地言之生能
 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
 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
 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
 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
 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

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
 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于茲藐焉混然中
 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絪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
 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
 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
 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
 臣是大宗子家相是人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
 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
 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
 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
 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裏做一看
 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
 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
 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
 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巖山疑其兼愛想
 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分殊處若
 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
 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
 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五十一

五百六十五

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分殊了如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殊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底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

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陽兩為陰陽有大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

性理大全

卷之四

二十一

四百九十九

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瀾○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不自處以天

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

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

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

性理大全 卷四

五十三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

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辨

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
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
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
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
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
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
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
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
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
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
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
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其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主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
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
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
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
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
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
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

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大全 卷四 三六一
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

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
當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
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
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
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
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
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

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
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惛獨鰥寡者
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
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
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
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
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寸之事父母蓋子受父
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
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
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
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
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
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
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
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
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

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
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
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
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
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
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
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烏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

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專親事天雖若兩事然
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
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
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
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
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
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
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
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
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
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
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
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
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
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
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

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
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
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
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
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
用力克已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
事天夫其不急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
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
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
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
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
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
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
後可以善述事也

